

牧

津

牧津卷之二十九目

忠信

郭伋

劉平

宋登

朱暉

張綱

陸
二見

彭修

董和
一見

孟雲

郎茂

李曾

崔伯謙

杜畿
二見

何遠
二見

王 伽

李 忠

范述曾

孫 謙

姜 蕃

趙持滿

張允濟

二見

狄惟謙

元德秀

二見

周堯卿

呂元膺

袁 滋

朱 勝

劉 廣

趙清獻公抃

寇萊公準

范純仁

二見

崔 豫

蘇頌 三見

韓宗師

張忠定公詠 八見

沈璚

朱壽昌

常安民

蔡高

張日用

伊伯熊

冷麟

李德善

程薌

王弼

沈木

楊護

馬錄

王詔

周鳴

羅
性

牧津卷之二十九

忠信

明山陰祁承燦輯

郭伋

郭伋王莽時爲并州牧更始新立徵拜左馮翊世祖卽位拜雍州牧再轉爲尚書令數納忠諫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漁陽太守漁陽旣罹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僇渠帥盜賊消散時白奴數抄郡界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

略白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後潁川盜起徵拜潁川太守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農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絡繹不絕十一年調并州牧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

君何日當還、仍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
既還、先期一日、仍爲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
期乃入、

郭細侯素以威信服人、故不欲與諸小兒
愆一日之期、正其作用處、不可以迂事戲
事忽忽視之、

劉平

劉平、王莽時爲郡吏、守菑丘長、政教大行、其後
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繇是一

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
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
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
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
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
平叩顙曰今旦爲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爲命願
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志誠哀
而遣之平還旣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不可
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

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彼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困頓不知所爲。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歛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

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
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
避○役○逋○賦○常○情○也○而○至○有○增○貲○就○賦○減○年○
從○役○者○豈○別○具○一○肺○腸○哉○百○姓○懷○感○若○以○
爲○無○可○自○効○于○劉○君○姑○以○此○自○盡○其○心○耳○
若○爾○則○敲○扑○日○煩○而○催○科○日○縮○者○可○以○思○
矣○
○獄○無○繫○囚○較○民○自○以○不○寃○又○進○一○格○

宋登

宋登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

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大
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繇
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
于家、汝陰人配社祀之、

明能之令、迨爲太守、至市無二價、道不拾
遺、其効見矣、

朱暉

朱暉爲郡吏、太守阮况嘗欲市暉婢、不從、及况
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

有求于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污吾，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後遷臨淮太守，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卽時僵仆，吏人畏愛，爲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

朱文季爲郡吏時，其篤于厚誼若此，及爲臨淮守，乃有彊直自遂之謠，有德器人，他日豎力必勁。

張綱

舉其怨張綱、會廣陵張嬰殺刺史二千石、乃以綱爲廣陵太守、詔問須兵幾何、對曰、無用兵、爲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十餘人、以書諭嬰、請與相見、嬰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喻以禍福、嬰泣曰、荒裔愚民、數爲二千石所枉、不堪困苦、故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久、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秋、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也、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

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戮之有嬰乃辭還
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面縛謁綱綱釋縛慰納
單車入營置酒爲樂拊循以意莫不委心南州
晏然

大凡解散寇盜其撫者與聽撫者皆在箭
鋒針芥之間一念誠心所及如二水相合
而東西決流無所不可乃能定變若稍著
安排布置而曲意爲之則受撫者未必信
而撫之者徒爲養亂召侮矣

陸康

陸康少惇孝弟，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誅，康歛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除高城令。高城邊陲，長令至，輒發繕城，又令戶一人負弓弩，備不虞。康皆罷遣，民大悅。康以恩信爲治，盜亦屏息。州郡上狀，遷武陵太守，轉桂陽、樂安二郡。所至稱之。靈帝欲鑄銅人，詔歛民田畝十錢。時水旱洊臻，百姓貧苦，康抗疏論諫，免歸。後徵拜廬江太守，申明賞罰，擊破賊。

黨黃穰獻帝時天下亂康遣孝廉計吏蒙險奉貢詔書嘉勞拜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壽春糧絕遣求甲兵康以其畔逆閉門不納設備待之術怒遣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受敵二年力屈城陷不辱而死朝廷憫其節拜子儁爲郎

忠信之人自能爲忠義事

彭修

彭修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

言州請修守吳令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卽殺弩中修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爲彭君恩信故降不爲太守服也

恩信決非一時可襲取貴在素孚彭修死尚能降賊而鬚眉丈夫生不能銷寇者視此能無顏甲否

董和

董和於漢末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爲牛
鞭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
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
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
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
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
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
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後諸葛
亮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

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
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爲丞相時教與羣下
曰夫叅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人心苦不能盡
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叅署七年事有
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
幼宰之慇懃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幼宰之忠告與武侯之開誠可謂兩賢相
得益彰

孟雲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八

孟雲爲武威太守、時北虜旣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雲上書、謂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旣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許、太僕袁安獨曰、北虜遣使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帝從安議、

柔遠必以威信、袁太僕之議甚正、

郎茂

郎茂初授肅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訟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弟恩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九

往論之、各生悔、詣縣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

隄防使無決溢、不如疏導、自無橫流、

李曾

李曾牧趙郡、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界、責之、令送故處、郡謠曰、詐作趙郡鹿、曾勝常山栗、

此賊長亦非尋常偷兒、

崔伯謙

崔伯謙除濟北太守，清重慈愛，恩信大行。朝野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因誦人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口乃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旣稱恩化，何因復感？』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復任鉅鹿太守，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

威惠並行，乃真惠愛。

杜畿

杜畿拜河東太守，甚得人心。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者。平虜將軍劉勲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勲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于寵者也。」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

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杜伯侯拒劉勲之求索、細節耳、至今三千
運者、願以一死報公、及不以率詔書故、等
已配之婦、此非仁心爲質者不能、

何遠

何遠爲東陽太守、豪右畏憚、遂坐謗免、去官歸
家、歷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以此多之、其輕財
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
曰、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

不能得也。官至征西諮議叅軍中撫軍司馬，
庶可能也。廉而不言榮辱，近于聞道矣。聞
道之人，安得有妄言。

王伽

王伽，開皇末，爲齊州叅軍。州使送流囚李參等
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至榮
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旣犯國刑，虧
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授卒，豈
獨不愧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

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枷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

脫枷停援殊是煦煦之仁、然使囚人人踐約則難、

李忠

李忠爲親博屬長，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卽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爲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卽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

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較尉忠卽元
責數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
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
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
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
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
命誠不敢內顧宗親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
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遷行太守事收郡中大
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迺還

復爲都尉、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獠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爲起學較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

此公是循吏、故一以忠信爲致身之本、

范述曾

述曾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
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爲逋逃所聚、前後
二千石討捕莫能、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
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
通、居人安業、述曾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
詔褒美、徵爲遊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萬餘、
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龍計十餘枚而已、

一遇嘯聚、卽便張皇、山陬海澨之間、豈患
藪亂、患滋亂耳、如此化導、乃貽地方之福、

孫謙

孫謙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二峽，恒以威力鎮之。將述職，勅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僚懷之，競餉金寶。謙慰諭而遣還，一無所納。

一廉則無不辨，弊惡可乎？況於蠻夷。

姜暮

姜暮，高祖擢爲秦州刺史。謂曰：昔人稱衣錦故

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募至撫以恩信盜賊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

欲使盜賊衰止恩信之外無別術。

趙持滿

涼州刺史趙持滿與韓瑗無忌姻親許敬宗懼爲已患誣其同反追至京考訊歎曰身可殺詞不可枉吏竟待占而結奏之遂死獄中尸於城西親戚莫收友人王方翼歎曰樂布之哭彭越。

大義也。周文之掩枯骨，至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禮葬之。高宗義之不問。

持滿義不負姻親，方翼義不負死友，可謂兩賢。

張允濟

張允濟爲武陽令，過道旁，有姥廬，守所蒔葱。因教曰：「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寢。人曰：「吾

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旣而得袍，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郡缺，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悅。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訕，吏食槐葉藁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擢幽州刺史。

允濟是明察人，遇下恐不免少恩。至于臨難，吏食槐葉藁節而無敢叛。此君以嚴爲惠，所以迴不可及。

狄惟謙

晉陽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善爲政會昌平州境
亢陽涉春夏數百里水泉耗竭禱於晉祠者數
旬無應有女巫郭者攻符術厭勝之道有監軍
攜至京師因緣出入宮掖其後歸遂號天師天
既久不雨境內莫知所爲皆曰若得天師至晉
祠則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帥曰天災流行
昨庶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是
主帥親自爲請巫亦許之惟謙幡蓋迎自私室
躬爲控馬既至祠所盛設供帳飲饌自旦及夕

立于庭中、如此者兩日、語惟謙曰、爲爾飛符于上帝、請雨當足矣、觀者雲集、及三夕、雨不降、又曰、此土災沴、亦繇縣令無德、爲爾再請、七日當有雨、惟謙省罪于已、奉之愈恭、及期、又無應、郭乃驟索馬入州宅、惟謙曰、天師已爲百姓、此來更乞祈禱、勃然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禮、天時未肯下雨、畱我復奚爲、惟謙謝曰、明日排比相送、遲明、郭將歸、餞醴一無所設、坐于堂上、大怒、惟謙曰、左道女子、妖惑日久、當須斃此、焉敢言

歸叱左右曳於神堂前，杖背三十，投于潭水。祠後有山極高，遂令設席焚香，端笏立于其上。闔縣駭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紛，祠上忽有雲如車蓋，覆逡巡四合，雷霆數聲，甘澤大澍數尺。於是士民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初責以專殺者，旣而嘉其精誠有感，與將軍表言其事，制書褒美，賜章服錢五十萬。後歷絳、蘊二州刺史，所治皆有名稱。

有殺妖巫之定力，自有爲萬民請命之精。

誠

元德秀

元德秀質厚少緣飾舉進士調南和尉有惠政
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家苦貧乃求爲
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賓
禮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
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
不可負約卽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
虎還舉縣嗟嘆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七

此虎大解事，惟虎能成盜之請，故盜能副紫芝之信。

周堯卿

周堯卿歷連衡二州司理叅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統入其境，見被刑而芸苗者，詢之，對曰：「令不我欺，卒無怨言。」統歎而薦之，累官太常博士。

令不我欺四字可念，君子信而後刑其民，民有恥且格矣。

呂元膺

呂元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或白父母在明日
歲旦不得省爲恨因泣元膺惻然釋縛歸之而
戒以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
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
以歲旦不得省父母爲恨此囚良心未死
故可逆知其必還

袁滋

袁滋爲華州刺史以寬易清簡爲政徵爲金吾

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百姓遮道不得去。於陵使喻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

寬易清簡。與民相安於無事。而禔福極遠。卽新使君諭民一語。而人皆羅拜。袁之得民深矣。

朱勝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人賞其言。爲循良之譜。

爲守令者當時置此三語于座右

劉廣

劉廣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叮嚀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無繫囚，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

善人教民七年，風教安得不洽。

趙清獻公

成都以戊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

信者莫如趙清獻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入見。
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抃
曰陛下有言卽法也豈有例哉。上大喜。抃乞以
便宜行事。卽日辭至蜀。默爲經略。燕勞閑暇如
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抃
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
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
得餘資。攜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
相告語。莫敢爲非。

清獻公之鎮蜀與張平崖各有局面而其
安輯衆心鎮定羣盜之法則同

寇萊公

寇萊公準知歸州巴東及大名府城安縣其治
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
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非民心風孚者不能

范純仁

范純仁尹洛謝克莊自河陽來至中路白司馬

坡秣馬歇店中欲行以馬未盡剪少待見老翁負喧牆下有人告曰黃犢爲人所竊矣翁因坐負喧略不向問須臾再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徐曰爾亟求必鄰家戲藏爾謝以爲有道者異而就問曰爾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爲盜必無此理已而犢果還謝歎息而去

范公居此孰肯爲盜此格心之化也
崔豫

崔諱爲長安縣尉爲人自負厚於責物爲范忠
宣公外孫忠宣守洛豫以書求教忠宣答之其
略云我平生所學唯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至
立朝事君接待僚友未嘗頃刻離此又云人雖
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以
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
地位

人生於此二字微頭微尾自信信人真不
患不到聖賢地位

蘇頌

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使責所通市易緡錢，晝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頌，而民償債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死無可償，則長繫何益？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此是責逋者妙法。

韓宗師

韓宗師知河中府，爲政務正身率下，常鄙俗吏。苛察近名，遇僚屬有恩，人爲之竭力。邊警有所調發，視緩急爲之期會，民不勞而事集。

苛察近名，真是俗吏之弊。惟正身率下，民俗自厚。

張忠定公

張忠定公守成都，一日問李旼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詠曰：「前一任

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爾。秀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五年成一信字。猶見垂崖孚化之速矣。

沈璋

沈璋知潞州。初賊黨據城。潞平。當絳坐者七百。帥府謀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大怒。欲殺璋。璋顏色不動。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特爲賊所協脅。故招之復來。殺之。是殺降也。苟利于衆。璋死何憾。少頃怒解。因召

軍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汝矣皆感泣時介休人張覺聚黨抄掠招之不肯降曰是以好言誘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覺卽日降

仁心爲質卽盜賊亦自可孚

朱壽昌

朱壽昌知閬州有大姓雍子良殺人乃買里民使出就吏獄具壽昌疑訪因得其情引囚訊之囚對如初乃告之曰吾聞子良遺汝錢十萬納

汝女爲子婦許嫁其女汝家有之乎囚色動又告之曰汝且死書僞券抑汝女爲婢指十萬爲顧直而嫁其女他人汝將柰何囚泣下始以實告收子良付法

此囚之癡可憫故不得不爲好語以醒之
常安民

常安民授應天府判官遷成都教授秩滿調知長洲縣以主信爲治民不忍欺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每先他邑而辦擢大理丞以謾監滁州

酒稅至滌、自親細務、郡守魯肇約爲山水游、曰、
謫官例不治事、安民謝曰、食焉而怠其事可乎、
錢明逸自禁林出爲大州、居常快快不事
事、王子明嘆曰、雖不足意、獨不思所部有
萬千生靈耶、希古之意、賢於明逸遠矣、

蔡高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縣媼二子漁于海而亡、媼
某氏爲讐、告縣捕賊、吏皆難之曰、海有風波、安
知不水死乎、雖果爲讐所殺、若不得尸、則於法

不可理、高獨謂媼色有冤、不可不爲理也、乃陰
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十日不得尸、則爲媼
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潮浮二尸至、驗之
皆殺也、乃捕讐家伏法、高、端明學士襄之弟也、
如此精誠、自能斷獄、

張日用

張日用、知德清軍、大旱、民有爭水者、日用曰、今
爲汝借水三寸、三日內還汝、乃于水中刻表爲
記、日用卽詣一廟、爲文具述借水事、立廟中、以

信。日大雨，使人視其表，果及三寸而止。

初，特以術需民之急，而立廟索雨，果符其言，此非意料可及。

伊伯熊

伊伯熊爲涿州守，富民滿存投刺請罪，存嘗獲罪前守，涿人疑將爲前州復讐，而前守適移書言：涿人短長，伯熊謝曰：人之善惡，旬日異狀，能改過卽良民也。對衆焚其書，涿人始安。州人張廷雄於貲，三子皆濟惡，武斷鄉曲，持官吏陰事。

莫敢問亡何謀殺人。廷自當毆殺罪而匿其子
乾於勢家。乃計捕其子。罪以謀殺。而羣毆殺人
者。則止坐一人。凡訟辭一覽卽洞情實。吏畏悚
莫敢舞文。獄中常空。張某先以累坐死。察其冤
許以不死。時張乾在獄。約某反獄。某曰。伊公信
人也。許某不死矣。忍負之以速死乎。

對衆焚書。所以安深民。然於前守不免有
形跡。惟能令獄囚信其無虛語。感人處自
不可強。

冷麟

冷麟，洪武七年爲鄞令，精敏廉慎，一介不苟取。量事難易，與民而立期限，期至未完，許赴縣展限，卽三五易，亦不深罪。如違期不報，卽一日必罰。派辦徵科，務求民便，且天性仁恕，不忍輕決。時有被一笞一鞭者，衆必賤之，故人皆知愧，而犯之者少。九年，以江浙行省薦陞本省都事，聲績尤著。先是象山知縣孔立有惠政，民以孔冷並稱。

必如此，乃能省鞭笞之法。

李德善

李德善，洪武末，知常州府。寬恕廉慎。歲終，決獄有江陰民二十餘人，以鬻鹽械繫，亡爲首者二人。故未決。德善慰而縱之。期十日，諭爲首者來歸。衆感泣。及期，果引亡者二人，卽決。

二十人縱，而二人之勢必來，此善于補亡者。

程燦

程燁知鹽城縣。縣有冤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爲申雪。築隄捍決河，創水次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悉力。惟恐後，轉上元縣。陪京俗雜，政殷燁一意利民，無所趨避。心誠孚感，與信之內璫以事過金陵，所至饕虐。夫廩外無餽，璫怒欲辱之。燁抗陳民艱，璫爲改容。民居近陵者，以誤殺苑中獸入死獄，莫爲直。燁曰：殺麋鹿與殺人同罪，豈聖世之政？力白司寇，爲從末減。燁宰二邑，三入覲，乘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

隸馭馬而已。

其古朴之意可掬。

王弼

王弼爲興化知府。至則曰。是故秉禮之鄉。盡出古意爲之。律身必端。布令必信。制度必節。俗婚喪過侈。遊蕩子多事賭博。弼設牌正副。定中式書勸戒文。使時開喻。弗變則舉以懲。五伯攝人狼假爲虐。弼立三限批。明書期日。授訟者。自付被論。執就理。後期有筭。皆信之。如期而至。守臣

更驛法，非人情。弼譬止不可疏復其舊。溫文進
鈔漳州守者白遣民兵自益。弼曰：「莆瀕海，宜以
自防，遂勿遣。」端午競舟，長訟耗費，禁者乏要領。
迄未能息。弼使自實，盡市以修橋梁。木蘭陂，陽
城斗門堤塋，路道多圯。弼爲修築，盡出帑餘，民
無所與。公牘叢委，笑語指揮，每旦日視事，日中
則庭無留人，坐公堂閱古書，宿弊清汰，獄訟衰
止。

真是盡出古意。

沈木

沈木知石城縣時汀寇入境牒熊子開等爲鄉導巡尉司以隅宮姓同者指爲賊木察其非是破械約使捕子開輩衆謂其縱虎出柙已而果縛子開以獻人服其明

非賊自當破械若欲責之擒盜更須視其人之膽畧何如不然名開其生途而實致之死地

楊護

楊護，象州人。梁儉泰和人。成化間，相繼任臨高知縣。楊令承累任苛虐之後，政尚寬簡，然能明燭下情。事至，先得察其誠僞，善惡必明，詞訟審無大害者，諭歸使籌思，多感其言而中止。獄無淹禁，而吏無取覓，民以爲便。事事稱是，初若無甚異政者。行之數年，民無不遵而信之，詞訟盡息。後以謗累去任。新令梁來代之，且見百姓戀楊如慈母，贖者絡繹於道，梁不能去。梁嘆曰：「此無所爲而爲者，何以得此？」吾嘗一屈楊君，以見

民情之懇至，乃置一帙門下，命贖者盡名其上，
須臾帙滿，持以示楊，已而行車就道。邑之老稚，
隨送三十里，至舟次者殆千人，梁驚嘆問左右，
竟其所以。及歸蒞事，政果相倣，而尤廉明簡肅，
民益信服。其小民具詞，非干大故，但批詞尾，付
告者自行喚所告，無不應期而至矣。信乎如此，
觀二公先後之政，總之平易近民，而有言
必信，所以感人如此。

馬錄授固安知縣。縣當南北衝劇，號難治。錄周
察人情，廉明惇信，士民悅服。踰年，有冀寇之亂，
襲破固安。錄被執，寇見臥內無長物，乃賢而釋
之。獨縱其獄囚去。囚曰：「我輩罪宜死，幸毋竄以
累吾慈父。」復相率詣獄。再踰年，徵拜監察御史。
一時寇與囚皆有良心，若此，錄之感化者
可知。

王詔

王詔知定州，定畿內地，雜戎夷。詔約法示誠信。

釐弊幾盡政化大行蜀生卓某者道定遺索裝
百金來言詔曰第往有爲守者至則有守者
人生謂何以不携去守者曰人有棄子者我守
公不忍爲流涕語之我忍携金去使君流轉於
我公之境哉梁御史按部猝入獄惟二繫囚焉
先是州田多汙萊人不能市牛耕爲孔明木牛
法代之耕力得半牛在定三歲擢開封府同知
會河決金相寺口水出地上一丈所石橋歸德
間殫爲河二洪悉壅漕粟不得上議者請自孫

繼口至清河口百餘里，大興卒塞之，非十四萬人不可。計伐薪買石，費十七萬餘緡。詔往行河，卽湛祭，令水工表塞爰，而自蹈捷埋捷事。卒徒勸赴，畚鍤者百里雲舉。凡三月河隄成，纔算九千七百餘緡。

詔故誠信人，遇事更有巧心，所以事皆立辦。

周鳴

周鳴爲卽墨主簿，以明敏詳密爲藩司所重，奉

御史往登州讞強盜獄盜七十人而稱屈者四十五人御史執不聽辨鳴詳察其人皆以宿怨爲盜所誣指從容白其故且歷舉前代賢臣以辨冤獄得名者具陳之御史感悟四十五人遂得不死會兵興賦卽墨軍需鐵七十餘萬鳴具奏地濱海隅鐵非所產而府庫積鐵尚多請出以資軍用庶蘇民力所司又令卽墨民輸豆軍前准其歲入米數已而復徵其米而令以鈔償豆直鳴復奏民無信不立今民旣輸豆又徵其

米是無信於民也。請從初令以信於民。且連奏便民十餘事。朝廷皆納其言。

白冤獄。爭重徵。一縣簿何以有此力量。

羅性

羅性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寇。號糟李萬戶者。以衆入府治。劫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獨糟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踪跡所過。宿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性初下車。民有負一囊詣府。言糟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

何時矣曰一歲曰姑死時曷爲不言又驗其鬚
髮皆在而皓然白也曰糟李年未四十此安得
是耶笞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論之曰朝
廷但欲得糟李耳糟李旦出卽汝等暮皆寧家
何爲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賊耶能
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卽汝皆良民衆
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
日生縛糟李至庭下民旣獲賊勞而遣之

元紫芝之釋盜擒虎沈石城之破械捕熊

子開皆是此意、總之信義所感、凡捕亡而
累無辜者、當用此格、惟是一囊遺骸、既
辨其非糟李、自當詰其所從來、法應致辟、
笞而逐之、則非法矣、

牧津卷之二十九

終